

编者按：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意见》，为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城市与环境研究》本期就学习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邀请业界资深专家进行学理阐释。

中国自主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建构

杨开忠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毫无疑问，生态文明学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要加快发展的、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生态转向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因此，近年来，生态文明研究“三大体系”建设成为重大前沿课题。这集中表现在，中编办批准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支持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生态文明学”两个以“生态文明”命名的交叉学科研究生学位点。生态文明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这里就构建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谈几点认识。

一、构建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心铸魂

构建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

【作者简介】杨开忠，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邮政编码：100710。

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地球进入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Anthropocene)”,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有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影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人类应战地球环境变化挑战的全局性战略选择,环境变化挑战一应战成为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强大根本动力。作为环境变化挑战一应战的重要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家积极投身于地球系统变化的人类因素研究,兴起和发展了一系列有关生态文明的知识领域。这集中表现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了生态伦理、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等一系列专门交叉学科,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教授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并于1978年在《人类生存的条件:论发展的辩证法》中提出“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对地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因素研究开始转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物理科学更全面、更综合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例如,1990年国际社会科学联盟理事会(ISSC)发起跨学科跨领域的“人类因素计划”(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HDP),1996年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CSU)作为共同发起者加入并将该计划易名为“国际全球变化人类因素计划”(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HDP)。再如,美国科学基金会(NSF)于2001年启动自然与人类耦合系统动力学(Dynamics of Coupled Natural and Human Systems, CNH)研究计划,2019年进一步发展为社会—环境综合系统动力学研究计划。随着更全面更综合的跨学科研究发展,Ostrom社会生态系统(Social Ecological System, SES)分析框架^①、可持续性科学等新的理论框架和学科应运而生。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生态文明知识尽管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迄今为止整体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零散的,没有形成有序的知识体系。西方资本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西方生态社会主义以及基于这些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显然是不适合我国国情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要求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基础。适应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化的内在要求,借鉴吸收生态文明知识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构建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心铸魂。

二、生态文明知识体系架构

怎样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心铸魂以架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生命综合体。从现代科学发展成果来看,人与自然生命综合体是一个三维耦合系统,不仅存在跨组织的相互作用,而且存在跨空间、跨

^① Ostrom, E. (2009),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cience*, 325 (5939), pp. 419–422.

时间的相互作用。这意味着，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要把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整体，又要全面而非片面地深耕这个共同体耦合关系的各个维度。因此，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心铸魂以体系化生态文明知识，应基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整体及其组织、空间、时间三个维度耦合的框架。从这一框架来看，生态文明知识可以体系化为一种生态哲学、一门生态社会科学和组织生态文明学、空间生态文明学、时间生态文明学三个系列的学问。

一种生态哲学即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她是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哲学。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仅夺取了政权，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和基础，而且，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善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传统。后者充分表现在依托偏远的绿水青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各种基于自然的游击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创立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这一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强调的“一体一心一路六原则”，这就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走生产发达、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哲学，可以进一步形成生态文明逻辑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等专门分支领域。

生态社会科学亦可称为生态文明科学。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也被称为人与自然耦合系统（Coupled Natural and Human System）、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性、甚至抗解性耦合系统。生态社会科学是一门整合研究人与自然耦合系统的互馈机制、动态演化与调控，探索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发展的综合科学。此前，生态社会科学虽未提出，但需要一门综合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科学越来越成为共识^①，并已形成了社会生态系统（SES）分析框架和包含韧性（Resilience，也称“恢复力”、“弹性”）、适应力（Adaptability）和转换力（Transformability）等概念的韧性理论^②等。

组织生态文明学也可称为系统生态文明学，是基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跨组织耦合关系研究生态文明的学问。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不同组成系统的耦合。在人类社会意义上，这种系统耦合表现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之

① Guerrero, A. M. , N. J. Bennett and K. A. Wilson, et al. (2018), “Achieving the Promise of Integration in Social-ecological Research: A Review and Prospectus”, *Ecology and Society*, 23 (3), p. 38.

② Folke, C. , S. R. Carpenter and B. Walker, et al. (2010), “Resilience Thinking: Integrating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Ecology and Society*, 15 (4), pp. 299 - 305.

间的耦合。这意味着,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统筹人类社会各个系统,全方位建设生态文明体系。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从这种意义上,组织生态文明学也可以定义为基于跨系统耦合研究生态文明体系的科学,可以包括人类生态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文化学、生态安全学等知识分支系统。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以往的生态经济学一般将经济系统作为“黑箱”,因而不能全面揭示环境变化的人类经济因素。与此不同,作为系统生态文明科学的生态经济学试图将经济系统作为“白箱”处理,以全面揭示环境变化的人类经济因素。

空间生态文明学即基于空间耦合研究生态文明的科学。人与自然生命综合体是一个空间交互作用的耦合系统。从空间维度来看,随着人类活动广域化和全球化,这种空间交互作用从物质、能量的自然单循环不断扩展到物质、能量、人员、价值的自然-社会双循环,使人与自然从本土到全球、从近程到远程跨空间、跨地区、跨国界耦合共生。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空间开发保护纳入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统筹美丽中国和美丽地球两个空间,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的空间格局。^①作为基于空间耦合研究生态文明的科学,空间生态文明学包括生态地缘学、生态区域科学、生态城市科学、生态乡村学等知识分支体系。

时间生态文明学也可称为演化生态文明学,是基于人与自然跨时耦合的生态文明学。人与自然生命综合体是跨时间耦合的,时间因素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一方面,任意时间上人类及其所处的网络和环境是过去演化的产物,也是下一步发展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出发点;另一方面,预期影响行动,行动改变预期。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充分重视时间因素的作用,统筹好世世代代,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基于人与自然跨时耦合研究生态文明的科学,时间生态文明学可以深化形成生态文明史/环境史学、可持续性科学等专门知识领域。

责任编辑:黄承梁

^① 杨开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模式》,《城市与环境研究》2021年第1期,第3—19页。